

中东动荡内因探析

杨鸿玺

内容提要 中东局势长期为世界所关注。可以说，冷战开始后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介入与干预是导致中东地区动荡不定的关键因素，而能源储量、地缘位置、政治运作，以及领土领水争端、民族宗教矛盾等因素则是影响地区局势的重要内因。外部势力长期介入使内因的复杂性愈加凸显，而在某种程度上，内因的存在与发展反过来给外部势力进一步介入中东提供了理由和借口。从长远看，中东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地区国家的深刻自省与联合自强。

关键词 中东 巴勒斯坦问题 内因 矛盾 伊斯兰教 地缘

作者简介 杨鸿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 100088）。

巴勒斯坦问题很可能继续绵延半个世纪

（一）布什政府匆忙撮合的中东和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由美国主办、为期一天的中东和会于 2007 年 11 月 27 日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从形式上看，这是 1991 年马德里和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和会由美国总统布什提议召开，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东问题有关四方，以及巴以周边国家等 4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布什先是宣读巴以先前达成的联合宣言，称巴以定于 2007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开启和谈，预期在 2008 年底前就巴以间的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尽管有关各方高调表态，但考虑到种种制约因素，有关方面对中东和会，以及巴以重启和谈的过高期待是很不现实的。布什政府在任七年来，一直没有真正重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目前作为摆脱中东困局的策应，布什政府仓促撮合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尽管此举有值得肯定的积极面，但这次会议只是布什政府以及有关方面所作的政治秀，国际社会对此次布什政府卸任前的匆忙举动不宜抱过高期望，重启后的巴以和谈何去何从还要拭目以待。国际社会真正重新拾起中东和谈机制与框架恐怕要等到 2009 年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再行观察。

巴勒斯坦问题充满复杂性。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两个内容，其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该地区多有传奇且多灾多难。在这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本是有共同祖先的亲兄弟；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 次大规模中东战争都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联，并给地区民众造成了惨重损失和巨大创伤。人们对和平望眼欲穿，满怀期待，但中东和平进程绵延至今，举步艰难。从总体看，以 2001 年初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相继更替为标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巴以关系发展实际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取得重大成就的大发展阶段和新世纪初以来陷入冲突、倒退和停滞的阶段。巴以和平进程从 1991 年以来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其中最棘手和最关键的问题，如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难民问题、边界问

题、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以及水资源问题等远未得到解决。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贸然闯入耶路撒冷穆斯林清真寺所引发的大规模冲突绵延数年,至今巴以双方仇视心理强烈。几年来,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的各种谈判机制和框架实际上已被搁置,巴以和平进程已经因近年来巴以持续冲突与仇恨、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以及巴以政局变化而停滞不前。

(二) 掣肘巴以和谈的客观棘手问题

观察巴以局势发展要注意看其实质和历史,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影响对巴以时局总体趋势的准确判断。涉及难民回归、边界划分、耶路撒冷最终地位、定居点拆除、水资源分配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巴以双方一贯归于锱铢必较。从历史经验看,即使达成一些协议,其实施起来依旧障碍重重,巴勒斯坦的极端组织和以色列的右翼或极右翼势力总能找到理由或方法使这些协议流产或夭折,最后不了了之。布什政府极力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政府的不稳定性、巴勒斯坦内部的协调程度等诸多问题,也都是影响和谈的重要因素,布什政府在和谈问题上的超脱和极力偏袒以色列是导致极端势力袭击美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阿拉伯国家一直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338号决议,以“土地换和平”,要求以1967年战争以前的巴以边界线为标准,并要求以色列严格履行《奥斯陆协议》和“路线图”计划,以色列前总理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只能是“路线图”计划和《奥斯陆协议》的一个进程与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从沙龙的观点看,以色列至多希望顺利履行“单边行动计划”,即交还加沙全部和约旦河西岸(下称“西岸”)50%左右的土地,比巴勒斯坦实际要求的领土要少一半左右。而回溯2000年戴维营谈判时,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曾答应出让西岸96%的土地,阿拉法特当时慑于内部压力和一些阿拉伯大国的反对而没有签字;在目前的形势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更不会签字。

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耶路撒冷作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宗教圣地,各自对它都持强硬立场。尽管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实际控制,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一直要求获得他们应得的领土与宗教权利。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统治时间长,从7~20世纪犹太人大批返回之前,在此生活了一千多年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已将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完全阿拉伯化的城市。19世纪以来,随着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大批返回巴勒斯坦,他们同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为争夺土地和宗教权益的斗争也愈演愈烈。1947年11月联合国决议规定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停火线将耶路撒冷一分为二,以色列控制了耶路撒冷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约旦占领了老城及其以北和以南地区。1950年以色列迁都至耶路撒冷以占领区。1967年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控制区,耶路撒冷重新统一。后来以色列一直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久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迄今对此不予承认。1988年11月,巴勒斯坦也宣布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由于耶路撒冷问题错综复杂,1993年9月,巴以双方达成原则宣言,规定耶路撒冷归属问题留待最终谈判时解决。但以色列历届政府一直在谋求实现“大耶路撒冷”计划,并付诸于一系列具体行动,致使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进程一再严重受阻。据悉,奥尔默特于2007年10月15日暗示,他可能愿意分割耶路撒冷,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出信号,愿与巴勒斯坦分享这一历史名城,但实际发展可能不顺利、不简单。

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与犹太人定居点问题。40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问题几乎一直是巴以和谈中不可逾越的关键所在。以色列惧怕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被占领土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人口比例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因此坚持巴勒斯坦难民在所在国就地安置,以对其作出补偿,实际剥夺了其回归权。这是巴勒斯坦所一直拒绝的。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示意以色列将撤出加沙地带的全部定居点,以及西岸的部分次要定居点,但不会撤出西岸地区的许多重要定居点,而是继续在西岸修建定居点,让从加沙地带撤出来的犹太人居住,引起巴勒斯坦的强烈不满。

(三) 巴以内部都面临反对势力,决策层面临重重阻力

巴勒斯坦内部的哈马斯、杰哈德等激进组织的斗争方式和策略有所改变，但他们设定的民族解放目标不会有多大改变，他们今后继续袭击以色列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而一旦连续发生袭击往往就破坏和谈。巴勒斯坦内部斗争激烈。2007年2月8日，巴勒斯坦两大主要派别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在沙特阿拉伯正式签署《麦加协议》¹，双方就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新政府政治纲领和重建巴解组织等问题达成一致。¹ 但好景不长，同年6月，双方发生严重火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宣布解散民族联合政府，组建紧急内阁，并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尽管两个派别都拒绝宣布单独建国、不敢承担分裂国家的责任，但巴勒斯坦内部事实上已形成两大派别各自为政的局面。

在以色列内部，同样有强大的反和谈、反让步的政治派别和民众。犹太圣经联盟、移民党、沙斯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等许多反和派别的立场非常保守。2007年11月27日中东和会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也反对向巴勒斯坦做出任何让步，并号召沙斯党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退出联合政府。沙斯党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分别控制12个和11个议席。如两党退出，奥尔默特领导的联合政府在120个议席中将只控制55个，政府即可能再次面临不稳定问题。以色列副总理兼工业贸易部长伊沙伊已经表示，如果奥尔默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向巴勒斯坦让步，他所在的沙斯党将退出联合政府。20多万定居者多数反对拆除定居点，而且他们活动能力非常大。而跟巴勒斯坦一样，目前，以色列同样缺乏一个强势政府和威望很高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做出决断并控制局势。美国受制于国内犹太人势力，以及美以战略盟友关系，不可能对以色列真正施加强大压力，也不可能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四）最终解决中东问题还是要走和平之路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属闪族，有共同祖先，有基因、历史和语言等多种共同基础，尤其他们之间的血缘联系源远流长。阿拉伯人在19世纪末对前来移居的少量犹太人友好相待，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也并没因宗教信仰差异而虐待犹太人。近代和现代的积怨造成了犹太人把部分曾经的苦难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这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从现实角度看，巴以双方都要做出痛苦妥协才是关键，对此，双方都要保持理性。巴勒斯坦民众真心盼望和平，但他们应当理性地看到，完全坚持联合国有关决议、不能有丝毫动摇目前看来是不现实的。从以色列方面看，一味坚守利己不利他的所谓底线、拒不做出实质性妥协也是行不通的。实行和平政策与实现和平需要大智大勇的新思维，用超常的胆识和谈判思想，理智、务实地思考和解决中东问题，并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阿拉法特生前的某些思维有需要调整之处，但他的主流和威信是不可抹煞的。阿巴斯具备务实和理性，认识到和平建国的可贵，在实现中东和平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和远见，但他的理想和目标的实现，需要来自激进组织、美国、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等多方面的配合，但从目前看，这样的好牌局还无法出现。

领土领水纠纷与民族矛盾短期内无法克服

（一）领土争端严重，并与民族矛盾交织

殖民主义者曾在其殖民统治区采取“分而治之”等政策，给中东留下严重隐患。伊朗与伊拉克，伊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卡塔尔与巴林，埃及与苏丹，摩洛哥与西班牙，也门与厄立特里亚，叙利亚与以色列，黎巴嫩与以色列，均存在领土纠纷，不少国家曾因领土问题而兵戎相见。目前，少数领土争端已基本解决；部分悬而未决，但有所缓和；部分仍处于僵持状态。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塞浦路斯岛上希腊与土耳其两族之间，库尔德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也都与领土要求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异常困难。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

¹ 参见《法塔赫和哈马斯正式签署〈麦加协议〉》新闻网，2007年2月9日。

盾实质是领土问题,它贯穿巴以争端、叙以争端和黎以争端。约旦与以色列于1994年签署和平条约后,双方进行了边界划分。巴以边界的划分相当棘手,由于领土划分直接涉及两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存或生活,双方斗争异常激烈,谈判也异常艰苦。叙以领土争端相对简单,主要涉及戈兰高地归属问题,但两国谈判于2000年中断后一直未恢复。鉴于黎叙的特殊关系,黎以谈判与叙以谈判仍基本保持同步。以色列巴拉克政府2000年执行联合国第435号决议和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后,黎以领土争端基本获得解决,但萨巴阿农场归属未确定,以色列坚持认为,该地属于叙利亚,要将该地移交给叙利亚,而黎巴嫩坚持对该地的主权归属。塞浦路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英国殖民者统治塞岛的80多年里,利用了岛上的希腊和土耳其两族的矛盾,两族分歧也反映了希土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多年来,经多方斡旋,两族举行了多轮会谈,但双方在安全、领土、财产及权力分配等问题上依然有很大分歧,此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库尔德问题近来明显升温,土耳其在此问题上态度趋于强硬。库尔德民族分布在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涉及库尔德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突厥人等多个种族,库尔德人一直想在其聚居地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但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此愿望难以实现。由于苏丹边界是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达尔富尔地区发生干旱,来自该地区北部,甚至乍得等邻国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大批迁徙至达尔富尔中南部地区以寻找草场和水源,致使当地人口过度膨胀,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的冲突明显增多。近年来,伴随该地区的石油开发,部族间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卷入这场斗争之中。可以说,达尔富尔问题背后涉及的因素复杂,它是水土资源匮乏、部族冲突、宗教矛盾、地区被边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受南方内战影响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二) 水资源争端非常复杂

中东地区幅员辽阔,严重缺水,水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0.4%。这个地区有3个主要水系:两河水系、尼罗河水系和约旦河水系。伴随此地区水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纷争进一步加剧。两河均发源于土耳其东部山地,流经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四国,四国关系一直微妙,土耳其在此问题上占据主动。非洲的尼罗河流经9个国家,埃及和苏丹与其共享该河水资源的上游国家之间矛盾丛生,其中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之间的矛盾一度比较突出。约旦河的水量虽然只有尼罗河的1%,但它是巴勒斯坦地区唯一的水源,也是阿以冲突的焦点之一,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同以色列围绕约旦河水源利用问题进行过殊死斗争和艰苦谈判。叙以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也包括太巴列湖水资源争执。苏丹达尔富尔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此地区的气候自北向南呈现出由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的特征,降水量也从北向南逐渐递增,这是当地居民争夺水土资源的重要自然因素。

中东许多问题解决的难度非常大

(一)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

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中部,面积只有158平方公里,人口约65万。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已超出普通的领土范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及传播都与耶路撒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各宗教与耶路撒冷关联密切,甚至有些宗教圣迹已有些难分彼此,如著名的“神庙山”上有一块巨石,它被犹太教称为亚伯拉罕杀长子以撒祭献上帝耶和華之地;而此处则被基督教称为上帝捏土造人的地方;此石则被伊斯兰教称为先知穆罕默德由天使陪同登霄的踏脚石,穆斯林为此还于后来在此建筑了著名的萨赫莱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内部,如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等派别之间也矛盾重重。在伊拉克历史上,萨达姆的统治以逊尼派为基础,他的统治被推翻后,什叶派

获得参政和平等的权利，两教派今后的争端还将继续发展。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是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伊拉克居多，但在海湾国家也有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所以 1979 年以来海湾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什叶派教义输出抱有警惕。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发生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与伊斯兰温和派别之间的矛盾常常导致国内政局动荡。黎巴嫩的教派结构是非常典型的例证。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两大类居民组成的国家，其中穆斯林又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黎巴嫩国土面积只有 1.04 万平方公里、人口 400 多万，在 1975~1990 年内战时期却曾有分属于两大宗教派别的 100 多个党派团体、30 多支民兵武装和数十家电台。¹ 目前，黎巴嫩的教派分歧依然非常明显，西方国家、伊朗、叙利亚等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支持与其相近的教派影响黎巴嫩局势发展，2006 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是非常明显的例证。近年来，黎巴嫩发生的一系列暗杀事件据分析与外部影响有关。

（二）新的发展时期，伊斯兰世界面临改革的压力，内部没有出现堪当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

伊斯兰教自诞生至今并未接受过深层次的宗教改革，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内的伊斯兰社会需要通过改革来进一步融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未来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理论家、思想家和宗教上层领袖能否以锐利视角和胆识，开创性地对《古兰经》做出新的解释，增添新的现代社会内容。但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伊斯兰世界出现类似的开创性改革领袖尚有难度。现有的伊斯兰思想家更多强调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背离，在一些诸如妇女地位、人口控制等涉及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态度非常保守。伊斯兰教呼唤有崇高威信和能力的改革领袖人物，推动伊斯兰社会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使之最终融入现代社会发展洪流，并最终具备自我发育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例如，推动土耳其世俗化现代化先河的国父凯末尔，再往后有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叙利亚、伊拉克尽管仍面临诸多问题，但这些国家的世俗化已做得较好。

现代土耳其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当初按照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建立的，实行政教分离，同时保留文化传统，允许伊斯兰教在私人生活领域起作用。从国家建立至今，一方面现代文明和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加快了土耳其民族认同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又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中有巨大影响。长期以来土耳其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但在处理现代与传统、宗教与改革之间的多样性方面较好地保持了统一性和稳定性，保持它“世俗国家，信教民族”的平衡特征：一方面努力促进土耳其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又继续秉承西方发展模式，带着这样的双重特征努力融入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主流发展方向指引下，土耳其成为中上等发展中国家。国父凯末尔奠定了土耳其的世俗化基石和现代化方向，军方也努力维护凯末尔思想，国家发展大势不会轻易被撼动。伊斯兰要迎头赶上现代文明，这种有清醒头脑的现代精英是必不可少的。但当前实际分裂的伊斯兰世界依然缺乏类似的改革型领袖人物。既然伊斯兰内部暂时无法出现这样的领袖人物，靠外部强加来推动改革并非好的选择。布什政府试图在中东催生“民主、自由”、淡化和冲击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这实际是遥不可及的缘木求鱼式设计。涉及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热点问题的未来很长时期内会持续影响地区局势，特别是美国不合时宜、没有理据地抛出所谓“文明冲突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将导致美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对立与对抗。

（三）客观看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宗教与文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思潮，它强调遵循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政治主张，认为国家和社会都须以伊斯兰法为合法性基础，除真主外没有别的政治合法性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伊斯兰法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要求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旨教义和传统，将伊斯兰教的本原精神视为推动宗教复兴和社会改良的动力，使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教化，最终消除腐败和各种外来异端学说，清除西方腐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污染，

¹ 杨鸿玺：《一超多强争夺，中东路在何方？》，香港中国评论网，<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重建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古代麦地那哈里发国家为楷模的理想伊斯兰国家、社会和秩序。需要指出,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只是主张回归伊斯兰教本原教义,但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实际上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不同的概念,对此要注意区分清楚。原教旨主义派别大体包括温和和激进两类,温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一般主张通过公众压力促使统治者做出让步,进而推动伊斯兰的发展。而激进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派别则主张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以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社团或组织为基础,以极端的暴力手段达到净化信仰、排除异己、确立正义的目的,最终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统一的“伊斯兰社会”。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当代文化现代化、世俗世界观与伊斯兰传统文化、宗教世界观之间紧张状态的产物。它在感官上排斥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却又接受工具现代化,其行事理念和方式存在矛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往往不顾特定文化和条件,容易压制现代社会的创造精神,延缓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代替不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政策,更无法解决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面对全球化中的经济与科学加速发展态势,在寻找适当发展模式问题上原教旨主义无所作为。从表面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是目前全球化进程中令人困惑不满的现象和非理性结果之一。其实,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高调标榜维护本土传统文化与核心宗教价值观,注意迎合中下层穆斯林群众要求改变不良现实、实现社会正义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在伊斯兰世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前和今后,只要政治腐败、领土纠纷、贫富悬殊、经济停滞和教育落后等问题没有解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可能继续发挥影响和作用。既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属于社会与政治、民众心理范畴,就必须对它采取相应政治和社会手段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逐步弥和社会矛盾、缓和紧张气氛,单纯采取军事手段只能激化矛盾。只有深刻反思并切实处理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建立一个相对平衡和公正的国内经济与社会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才最终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当前中东国家自身力量有限

(一) 各国政体复杂多样,现代政治发育不完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东多数国家的政体是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制。战后,许多原来的君主制国家转而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但不少国家的共和政体仍带有较浓厚的传统色彩和宗教色彩,并实行事实上的总统终身制。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如以色列和土耳其,其他政体还有君主立宪制、君主专制制及酋长制等。子承父业等政权延续方式仍在中东许多国家存在。中东的近代和现代史多次表明,政治制度发育相对不成熟易引发局势动荡,易出现集权统治者。如果统治者治理成功,则在一定时期内推动国家发展和地区稳定,否则,其统治方式易给国家带来发展延宕,或导致地区局势不安定。在经济发展方面,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缺乏激励发展的内生机能和科技创新能力,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过于依赖能源支撑,缺乏发展的后劲。同时,不少国家的社会问题严重,腐败成风,经济发展失衡,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把原教旨主义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和出路,极端势力则趁机不断采取暴力恐怖活动,导致国内政局不稳。

(二) 地区国家无法形成反抗大国介入的统一阵营与合力

目前,以伊朗为核心,伊斯兰教什叶派阵营在美国的高压下已经形成,并在增强凝聚力,但今后西方对伊朗政策存在重大调整的迫切性和可能性,由于布什政府的强烈敌视而结成的中东反美阵营不会长期维系。实际上,伊朗、叙利亚、苏丹等国也都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与之实现关系正常化,借机融入国际社会,它们并不愿与美国为敌。只要美国改变敌视政策,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短期内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缓和。2000年,美国与伊朗关系明显转暖,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已经考虑与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阿盟处境比较艰难,它在许多问题上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和影响。22个阿拉

伯国家的利益取向各异，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形成整体合力，伊斯兰会议组织也受到一些内部歧见的牵制。从总体看，大多数中东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种族差异等许多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在全球化浪潮和国际体系分工中处于边缘地位，尤其是诸多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涉及绝大多数地区国家。这些因素都导致中东国家无法形成与大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实力与合力，容易被外部某些大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外部某些大国长期操控地区局势，引发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能源与地缘的因素继续引发某些大国觊觎和争夺中东

（一）丰富的能源储备成为吸引外因介入的重大因素之一

世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及其地缘分布的严重失衡，使能源因素成为各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外交关系的重要参考要素之一。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主要和最大的石油供应基地，有“世界油库”和“石油海洋”之称。中东石油蕴藏量之丰、油质之好、开采成本之低、运输之便捷，令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望其项背。中东地区 95% 以上的油田储量超过 5 亿桶，属于较大油田，储量在 10 亿桶以上的大油田有 38 个，储量在 50 亿桶以上的特大油田有 15 个。中东石油储量的 98.3% 集中在海湾及其周围 100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① 中东石油的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62%，仅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的探明储量就分别占世界的 22%、11%、9.7%、8.3% 和 8.2%。2004 年底，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180 亿立方米，中东占 40.6%，世界石油储采比至少可维持 50 年以上（中东为 90 多年）。^② 中东的石油不仅是阿拉伯经济的命脉，也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资源，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本地区政局的变化和国家间的关系。美国、西欧和日本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分别为 51%、60%、99%。其中美国 23%、欧洲 60%、日本 80% 的石油进口都来自中东。^③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激变、地区形势动荡、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强劲、产油国形势不稳、国际投机商炒作等诸多因素，使国际石油价格从 2001 年初的每桶 20 多美元骤升到 2007 年每桶接近 100 美元。但从总体看，国际石油储备充足，并不存在石油枯竭一说，国际石油价格其实深受美国对外政策影响。如美国的新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则在 2010 年前后国际油价仍有望大幅度回落到每桶 30~40 美元。^④ 但无论油价高低，大国都不会放松对中东石油的高度关注。

（二）重要的地理位置一向为某些大国所觊觎和争夺

中东是亚、欧、非三大洲的接合部，地理位置非常显眼而重要，且位于东半球大陆的中心，素有“五海三洲之地”的誉称。中东周围有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和海湾等国际海域所环绕，从而大大便利了中东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沟通上述海域的波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是重要的国际航道，也是扼守这些航道的重要门户。中东地区这种适中、临海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东方和西方的十字路口，是从欧洲经西亚到北非的联系纽带，从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高峰：《中东的液体黄金》，载《物理教学探讨》2007 年第 15 期，第 34 页。

^② 马永红、张葵叶：《我国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紧迫性》，载《集团经济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22 页。

^③ 常泽鲲、李新华：《美国“倒萨”的战略意图》，载《西亚非洲》，2003 年第 3 期，第 13 页。

^④ 杨鸿玺：《冷静面对国际油价走势》，载《中国经济时报》，2008 年 1 月 10 日。

Exploring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he Middle East Turbulence

Yang Hongxi

pp. 5– 11

The Middle East situation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by the world. Basically, the heate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super powers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the involvement and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som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are the key factors of the Middle East turbulence. Meanwhile, the energy reserve, geographic location, political approaches, territory and water disputes, ethnic and religious inconsistency turned to be the

major internal causes affecting the region's stability. The long-term intervention of the external forces has complicated the internal causes while, to some extent, the exist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causes has in turn offered causes and excuses to the external intervention to the Middle East. In long run,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should lie on the deep self-communion and united strength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he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An Yongyu

pp. 12– 16

Peac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s the theme of the world today and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the noticeable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the world. Currently, Africa is approaching to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peace, its strategic position be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conomy developing steadily with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The emerging economies and west countries are keeping their eyes on Africa and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there. African development is now seeing the challenges as follows: to explore in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models suitable for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situations; to

adhere to the road of unity, self-improvement and regional integrity; to be urgent to solve the issues of social unrest and public security in some countries and urban areas so as to produce good contexts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to bring up teams of credible public servants and creative scientific professionals to realize the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reinforce its assistance to Afric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OCAC, set up special institutions to harmonize the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and furtherly solve the issues i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Pan Huaqiong

pp. 17– 22

Since mid-1990s,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have been widely no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some of the Western media have showed their worries, suspicions, censures and even slanders. They focus only on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nd have the historical and other elements largely ignored.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derives from the friendly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similar experience both had in history, instead of from the suddenly-occurred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is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cooperatio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neo-colonialism. The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African states have domin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hence its sustainability. China-Africa relation is functioning as a positive element in promoting the world system going more fairly, reasonably and harmoniously.